



清初流人诗与东北地域文化的“疏”与“合”

刘 磊 王 珏

〔摘 要〕自古以来,东北地区一直是流放者的居所。时至清初,大批文人因为参与抗清、直谏、党争,或案狱牵连而被遣戍到此,其规模和影响力均堪称空前。这些流放文人在塞外援翰写心,吟咏不辍,东北的山川节物,风土人情成为他们诗作中重要的表现对象。但同时也总会呈现出各种矛盾——畏惧与叹赏,苦闷与旷达,顽强坚韧与焦灼渴望,对东北地域文化的“疏”与“合”,往往在诗中相伴并存。这种矛盾为清初流人诗平添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,同时也是流人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。

〔关键词〕流人诗;东北地域文化

〔基金项目〕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(W2012009);辽宁省社科联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(2014lskztzwx-24)

〔作者简介〕刘磊,文学博士,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(辽宁 沈阳 110036);王珏,文学博士,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(辽宁 沈阳 110036)。

〔中图分类号〕I 206.2 〔文献标识码〕A 〔文章编号〕1001-6198(2015)03-0182-07

从汉代开始,东北就已经成为流刑者的安置之所,宋、辽、金、元历代皆有流人遣徙。时至清代,东北流人的规模 and 影响都是空前的。清初的顺、康、雍三朝,大批中原、江南文士或因参与抗清活动,或因科场案、朝廷党争、文字狱等牵连而被流放至此。顺治六年遣戍而来的前明吏部郎中左懋泰,在为函可《剩人和尚语录》所写序言中说:“山海而东,延袤一线,斗绝千里,流人错趾。”〔1〕前期的盛京、尚阳堡、铁岭、开原,后期的宁古塔、瑗珲、卜魁等处,都成为东北流人聚集之地。

这些流人中很多是官吏或文人,学养深厚,伤怀感愤之意籍笔而发,在塞北绝域亦吟咏不辍。逆境中的志趣相投,意气相许,也成为许多人杯酒倡和、以诗言怀的契机。东北的严寒气候和苍茫山川、艰苦的生活环境、新奇陌生的风物民俗,自然而然地成为诗歌中重要的表现对象。而在表现的过程中,总会呈现出某种奇特的矛盾——畏惧与叹赏,苦闷与旷达,顽强坚韧与焦灼渴望,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疏离与融合,往往在诗中相伴并存。这种矛盾为清初流人诗平添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,同时也

是流人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。

一、绝域苦寒:畏惧与砥砺

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、地域文学之间的关联,是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及的话题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:“凡民函五常之性,而其刚柔缓急,音声不同,系水土之风气,故谓之风。”〔2〕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篇中写道:“若乃山林皋壤,实文思之奥府,略语则缺,详说则繁。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,抑亦江山之助乎!”〔3〕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各地的社会风俗、文化特质可谓渊源深远,“江山之助”始终在文学作品中留有鲜明的印记。同时,随着作者的游走与播迁,文化视野的开阔也会给作品中的地域风格带来改变。魏禧称二十年来出入西北塞外的江西文人曾吮“文多秦气”〔4〕;多年驻守雁门的秀水词人曹溶自诩“屋里青山,至今留晋啸”(《齐天乐·倦圃秋集和沈客子》);吴伟业更言:“诗不游不奇,不涉山川、历关徼,不足以发其飞扬沉郁、牢落激楚之气。”①

对于清初诸多流人而言,远赴东北绝域并非主

①吴伟业:《尺五楼诗集》卷首题词,转引自赵园:《制度·言论·心态——〈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〉续编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166页。

9 771001 619003



动游历,而是被迫遣戍。关外的寒冷蛮荒虽未亲见,但总会在各种文献和口述中得窥鳞爪;縲继千里,归来无计,内心的压抑痛苦使流落异乡的凄惶感更为强烈。吴伟业《悲歌送吴季子》中“山非山兮水非水,生非生兮死非死”的悲叹,代表了大多数人对当时东北自然环境以及流人未来命运的形象。踏上这片遥远陌生的土地后,流人们的畏惧与悲观之情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倾泻于笔端。在他们笔下,东北气候严寒,榛莽遍地,城市凋敝,罕有人至,“寒云”“霜笳”“冰窟”“冻月”等充满荒寒色彩的词语在诗中频繁出现。因著私史《再变纪》“奉旨焚修慈恩寺”的函可慨叹“三更雪尽寒更切,泥床如水衾如铁。骨战唇摇肤寸裂,魂魄茫茫收不得”(《寒夜作》);通海戍成宁古塔的祁班孙在戍所唯见“寒冰结马尾,巉雪摧车轮”(《迁所十五首》之六);康熙朝遣戍盛京的戴梓形容关外的寒风“妖狐异鬼助风声,吹出奇寒人欲死”(《北风行》)。陈之遴《寒甚》一诗,对塞外苦寒的描摹极为具体生动:

非意奇寒逼,弥悲旅况艰。霜生温室内,
冰凝锦衾间。

著物恒胶指,看人各改颜。玉京春色好,
何日度榆关。〔5〕

因为天气太过寒冷,不仅室内凝霜,锦衾冰冷,而且“著物恒胶指”,当手指接触物体时,便冻粘其上。此类极具北方特色的细节,也只有身临其境时才会诗中表现出来。更令人悲哀的则是难度榆关的“春色”,遣戍东北的流人只有极少数得以归乡,大多数人死于戍所。因《南山集》案远戍的方登峰悲叹道:“塞月不照山,塞月不照水。夜夜照黄沙,起落笳声里。曾照几人还,曾照几人死。”(《塞上月》)这种孤独绝望的情绪在流人诗作中绝非仅见。去国怀乡的痛苦,迁客逐臣的积郁,种种愤懑抑塞的情感藉由北地风物而发,在诗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审美特征。陈之遴写秋日旷野“幽燕东北古营州,乱磧惊沙起客愁”(《秋日偶成》八首之一);方孝标写边城夜色“月痕如怯寒云碧,雪色能争夜火青”(《夜》);方观承写塞上黄昏“戍笳声里沙和雪,一片寒阴淡夕阳”(《夕阳》)……皆孤清悲慨,恰如刘勰《隐秀》篇所言:“朔风动衰草,边马有归心,气寒而事伤,此羁旅之怨曲也。”〔6〕而另一方面,东北虽然自然环境恶劣,却有着辽阔土地和雄奇山川,物产丰饶,民风强悍淳朴;比起江南的清明秀美正是别样风格,与中原风土亦自殊异。“辽

海”“玄菟”“朔漠”“雪峰”“塞草”等惯常在边塞诗歌中出现的意象,此时挟朔风冰雪真切地扑面而来。“天意扼雄关,千峰抱大川”(方孝标《十八岭》),“平沙没云影,大雪落金钱”(郝浴《屋漏》),“鼓合风林动,围开雪野平”(吴兆骞《校猎即事》)的壮美风光,往往会令初至关外的流人赞叹倾倒;东北地域文化中阔大雄浑、质朴刚健的一面,使他们的诗歌平添昂扬健举之气。此外,如方登峰《打貂行》《打鹰歌》《糜子米》等系列诗作,方观承的《卜魁竹枝词》二十四首,均将东北的风情民俗作为描写对象,率队出猎的将军“冰洗刀锋雪擦手,夜深人抱羝羊宿”(方登峰《将军猎》);勇绝善射的鄂伦春妇女“风驰一矢山腰去,猎马长衫带血归”(方观承《卜魁竹枝词》第二十二)。这种强悍的生命力,自由与血性,在经历了宦海浮沉、牢狱縲继之后,格外令人心向往之。吴兆骞的友人称其早岁诗歌“寄趣哀凉,遗音婉丽,情盛而声叶”〔7〕,而出塞后诸如“月高毳帐悲歌发,醉揽边笳对雪峰”(《赠陈心简》),“黄云泱泱动海色,楼船射蛟安在哉”(《早秋陪诸公游密将山》)的悲壮声调,笔借江山之气,苍茫跌宕,词锋纵横。吴兆骞在为另一位流人孙咏的诗集所作序言中说:“盖闻缠绵湘吹,以去故而增凄,慷慨燕歌,由送离而结叹。是以旧山既远,促管流音;异国无归,繁弦紫牕。房陵一去,君王有山木之讴;军府长羁,伶官有土风之操。执珪怀越,尚藉悲吟;公子留秦,亦传哀唱。由来志士,遭此穷途,未有不凭柔翰以消忧,托长歌而申恨者也。”〔8〕这也正是对塞北“江山之助”最好的形容。

“长歌申恨”的更深一层含义,强调的则是“由来志士,遭此穷途”的处境。东北流放文人的身份遭际各自不同,有心怀故国的遗民如函可;有直谏抗命的逐臣如郝浴、李呈祥;有夺官远戍的罪人如陈之遴;也有案狱牵连而遭飞来横祸的青年士子如吴兆骞、孙咏……但无论遣戍原因为何,他们都被逐出了士大夫文化圈的核心,褫夺了曾有的地位,作为士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志意也被摧折殆尽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不仅要在绝域艰难求存,更要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撑。而东北的雪地冰天,是砥砺名行的逆境,同时也是清操峻节的象征,“净心抱冰雪”“清操厉冰雪”的主体意识,恰与流人心态相合。

函可诗中多见大雪苦寒的描摹,但又将同道之诗社名为“冰天”,正欲“尽东南西北之冰魂,洒古往今来之热血”〔9〕。他在《山雪歌》中写道:“我心与雪何相似,长欲空山抱雪死。纵令骨化定为冰,



直至魂消应作水。我常对雪寂无声,雪来见我如有情。”〔10〕绝域冰雪,已经成为不屈风骨和独立人格的象征,“匪特肝肠如,渠今即是我”(《雪》十二首之六)。接踵而来的流人们也纷纷以冰雪精神自励并相互劝勉,方拱乾为吴兆骞赋诗贺寿“读书日月归才富,历险冰霜炼骨坚”(《寿吴汉槎》);方登峰在卜魁与古稀之年第二次遭流放的陈梦雷相逢,与之共勉“过眼几经风浪恶,扪心长抱雪霜寒”(《赠省斋》)。方氏一门四代因为科场案和文字狱牵连,两次流放东北,方登峰、方式济父子均卒于戍所。尽管如此,精神气度却未见挫折,方拱乾“邈然一杖立冰花”(《长至》),方孝标“啮雪何妨有著书”(《依韵和陈敬尹不火之计》),方登峰“喜闻冲冷骨尤坚”(《雪霁》)的自我砥砺,使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依然吟咏不辍。

与冰雪意象共同出现的,还有隐士之操守和逐臣之不屈。函可常将左懋泰兄弟与伯夷、叔齐相比,“阿弟捐躯阿兄流,西山之歌续二士”(《过北里读徂东集》)。“西山不愧是难兄”(“槎”社集诗)以及“兄弟团圞近若何,应知同和采薇歌”(《重哭左吏部八首》之三),均用此典。冰天社集时,诸人为左懋泰贺寿,社诗中“节旄既落心逾壮,诗卷犹存道未穷”(“薪夷”社集诗);“大雪自应持汉节,高松宁肯受秦封”(“冰鬼”社集诗)诸句,则以当年羁留北海、啮雪吞毡十九年的苏武,盛赞其气节操守。这种身处逆境的顽强意志与高洁品格,在皇权面前不合作、不屈服的态度,是前朝遗民和新朝逐臣所共有的心态。方拱乾“自怜薇蕨意,可许北山知”(《儿童摘菌子黄芽菜供晚食》),“朝仪输国老,冰窖任纵横”(《杖雪有声》);方登峰“生来冷骨何争地,拼得残躯且试天。焮火尚留冰窖泪,不愁饥吻有遗毡”(《客言卜魁寒甚》),均在冰天雪窖中展现出风骨之峭然。

二、艰难生活:困顿与通达

“送吏泪不止,流人复何倚?彼尚愁不归,我行定已矣。”吴伟业《悲歌送吴季子》中的悲叹,实为流人写心。很多人远戍时家产已被籍没入官,盘缠都要靠亲朋资助。万里投荒的路途漫长而艰险,中途倒下的亦不乏其人,和吴兆骞一起被遣戍宁古塔的士子吴友兰行至抚顺不幸病故,从此埋骨异乡。即便平安到达流放地,等待他们的也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。昔日的文弱书生只能自谋生路,或务农,或经商,或开馆授徒,或卖文鬻画;更悲惨的会被编入官庄、遣入水师营或“与披甲人为奴”。少数幸运者得到了当地官员的重

视和礼遇,如吴兆骞被延入宁古塔将军巴海幕府;陈梦雷被奉天府尹高尔位优礼延请,脱其奴籍,主持《盛京通志》的修撰工作。但大多数流人的命运都是“生杂牛马为奴,死与山魃野鬼同嘶灭,人与地两不相传”〔11〕。

吴兆骞《奉徐健庵书》:“万里冰天,极目惨沮,无与图记载以发其怀,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,直以忧幽惋郁,无可告语,退托笔墨,以自陈写。”〔12〕流放生活的种种困顿艰难,无可排遣,唯有藉笔墨抒之。函可诗集中《戴子卖衣买粟》《闻北堡三子为僦主所逐》诸篇,可见衣食无着、家居无所,均为当时流人生活的普遍现象。更不幸者甚至成为虎口亡魂:“何须今日方怜若,一度边关即鬼门。身死不烦蝇作吊,年凶惟见虎加殄。”(《闻同难民为虎所食》)听说好友得到邻人馈赠,函可对这种雪中送炭之举感激不尽:“抖擞曾无一寸毡,只将双眼看残年。邻翁斗粟浑闲事,续得寒儒命一线。”(《闻我存得仲氏馈赠》)康熙三十年,戴梓全家启程出关时,三子戴亨刚满两个月,其凄惶可想而知。到盛京之后“鬻书画、卖文自给,常冬日拥败絮,卧冷炕,凌晨踏坚冰入山,拾橡子以疗饥”〔13〕,生活极为艰苦。全家人动辄衣食无着,好容易卖文得钱,也一定要先顾及幼子:“点金惭乏术,喜得卖文钱。贯米呼童急,当餐让子先。”(《喜得》)某次订好售文之期,许诺孩子们今日可以吃肉,但届时却因故未果,家中无米下锅。戴梓不禁大恸:“今日文期许食肉,诸子欣欣就咿喔。日夕不见突中烟,眼底蝇飞掩文哭!”(《纪事》)这种痛苦是令人绝望的,戴亨在《耕烟草堂诗钞》跋语中说,其父“每闭户居一室,辄作诗,诗成辄狂喜,朗诵数过,辄痛哭不止。碎裂其草,焚之,或塞于墙罅炕隙中。有得之者,半漫灭不可识”〔14〕。

但更多时候,流人诗作所表现出的却是苦境中的放旷与通达。函可《戊戌元旦》:“放流久已成乡土,老大无拘只病身。是处有山容我住,桃花翻笑洞中人。”〔15〕方孝标《抵宁古塔》:“息肩同故里,安隐即长林。雪夜春回易,操弦漫越吟。”〔16〕他们用一种淡泊适意,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态度去面对苦难,在冰天雪窖中展示着“此心安处,即是吾乡”的从容洒脱。

这种心态来自于从“失意”到“适意”的自我疏解。多数流人文士在东北度过了漫长的岁月,很多人甚至终老于此。虽然难免痛苦绝望的呼号,但长久若此,身心恐怕难堪重负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以理节情”的自我修持,“安贫乐道”的处世态度,反

9 771001 619003



能变被动为主动,将穷边生涯化为一种自主的选择。函可《初至沈阳》诗写道:

开眼见城郭,人言是旧都。牛车仍杂沓,
人屋半荒芜。

幸有千家在,何妨一钵孤。但令舒杖屨,
到此亦良图。〔17〕

当时大批王公贵胄和八旗子弟皆随从入都,人口锐减。沈阳虽有留都之名,但与关内城市相比,未免显得破败凋敝。函可并未感到沮丧,脱离缙绅之后,“舒杖屨”已经是久违的欢愉。《初入慈恩寺》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:“幸无牛马后,仍许见浮屠。礼佛欢如旧,逢僧笑尽呼。膏粱恣噉嚼,土榻任跣趺。半晌低头想,依然得故吾。”〔18〕尽管条件艰苦,粗衣疏食,甚至曾经“乞食南塔”〔19〕,但在这塞外苦寒之地,却可以保持心灵的自由与安宁。所以流人们在戍所苦中作乐,歌咏当下的田园之乐和简素的生活方式。方拱乾将极简陋的菜肴化作了恬淡悠然的生活态度:“实是寡盐豉,翻令出澹香。孤根白发种,单俎素心尝。简略安贫俗,眠餐忆故乡。年年冰涧曲,手煮晚菘长。”(《白水煮黄芽菜供客》)他以前贤行径自我勉励,将昔日谪居龙场的王阳明视为典范:“忆昔阳明子,流离瘴海时。平生仰止处,传诵谪居诗。仿佛如相对,高踪良可师。”(《宁古塔杂诗》之十二)仿阳明“何陋轩”之名,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何陋斋”,所看重的正是逆境中对心境的修持。方孝标《先大夫诗后集后序》进一步为父亲写心:“颜之曰‘何陋居’,仿王阳明龙场故事也。……遭患难而不以利害得失撓其心,理学自持,不易乎世,能忠信笃敬以化其邦之人,至遭其子弟受学。有时寻山水奇胜,乐之将若终岁……此则阳明与先君子之同也。”〔20〕

此外,流人的洒脱心态也暗藏着对政权的疏离乃至对抗。清初各种案狱株连之广,文人境遇之悲惨,实为历代所罕见。科场案,通海案,奏销案,以及不胜其数的文字狱,无论士人的身份地位,出处选择,似乎都难逃朝堂之上的“翻云覆雨手”。陈之遴、陈梦雷均两次被遣谪,方氏一门四代远流。顺治十年前,魏琯、李榕、季天生等六名臣子上疏谏逃人法等事,先后被远戍关外。到顺治十七年,皇帝想起这群流徙东北的直臣时,尚存人世的只有

李呈祥一人。①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,而东北正是处于九州之外的穷微浮海之地。乱世避秦,西山采薇,穷边之“隐”遂有了别样的意义。李呈祥在《木斋诗稿自叙》中说:“谪居以来,闲不可支。回思平生,曾学为诗,而无所成。今日之穷,不得不以诗自解;既闲无事,亦不得不以诗自解也。录数十首寄诸同志,要知人自穷耳,非诗之能穷人也。”〔21〕所谓“不得不”,正是孤臣孽子之心境。在《除日》四首诗中,这种心境表达得尤为明显:

雪深应尽此生寒,万里边城度腊残。自拔
炉灰寻片火,布衾更不梦长安。(其一)

腹有黎羹饱即休,心如枯木那容愁。不嫌
老大无能事,还逐儿童冰上游。(其二)

百年难得是闲居,纵到天涯也岁除。却笑
狂夫狂未改,夜阑风雪理残书。(其三)

万丈寒冰皎绝尘,雪中松柏益精神。残躯
那得闲无事,自写春联送四邻。(其四)〔22〕

李呈祥自号“木斋”,诗中亦以“枯木”“松柏”之精神,笑对前路深雪。“却笑狂夫狂未改”“布衾更不梦长安”的骨鲠态度,正是流人诗中“冰雪之气”的又一重体现。如函可“莫笑孤僧老更狂,平生奇遇一天霜。不因李白重遭谪,那得题诗到夜郎”(《解嘲》);祁班孙“绝漠还何怨,中原孰与亲。乘桴常有愿,皂帽恐非伦”(《白石堡遇高丽使者》),这种不屈不挠、昂扬向上的精神,成为流人在绝塞穷边的立身之道。

困顿生活中的另一种慰藉,则是友人之间的相互扶持与勉励。函可诗中写道:“知己从来少,况当塞雪深。每同开口笑,遂觉缓愁心”,“相见已恨晚,更添离别心。几多乡国思,翻向朋友深”(《山中思友》)。东北地广人稀,文化氛围远逊关内,而流人文士们相埒的文学修养,相仿的经历遭际,往往会令他们在异域他乡一见如故,结为知己。张缙彦在宁古塔结“七子之会”,其中钱威、姚其章和吴兆騫因科场案被遣戍,张缙彦本人因文字犯忌,钱虞仲和两个弟弟方叔、丹季则是因通海案牵连。尽管年齿、地位、出处抉择、遣戍原因各自不同,但流人文士所到之处往往诗文结交,相互砥砺,频繁往来,“所居必不远,来往尽风流”可称是当时东北流人文化圈的真实写照。函可曾作《寄江南诸同社》四

①《清史稿》卷二百四十四:“(顺治)十七年,上命吏部开列建言得罪诸臣,其流徙者,举呈祥、琯、榕、开生及彭长庚、许尔安凡六人。上命释呈祥,许琯、开生归葬。余虽系建言,情罪不同,无可宽免。”



首,其一云:

白日歌声满大荒,于今斯道属辽阳。翻嫌
李白归来早,不得长吟向夜郎。〔23〕

明清之际,江南文社林立,洵一时之盛事;而如今“白日歌声满大荒”,结社之风亦流播塞北。“冰天诗社”的建立,在清初东北文坛乃至中国流人史上,都是意义深远的。之后盛京、尚阳堡、卜魁、宁古塔诸地,均不乏流人赠答酬和之诗。方登峰诗赠年逾古稀的陈梦雷和满族流人图尔泰,“我与两君忧患交,三人头上都如雪……且喜黄沙白苇中,幡然二老情相悦”(《逸叟以诗寄阿郎,道困窘之状,省斋和以慰之,余亦武韵》);祁班孙从宁古塔迁兀喇,赋诗留别吴兆骞,“青宵欣把臂,达旦笑联床。晏仰聊苏息,驰驱又断肠”(《复还兀喇留别松陵吴生》),惜别流连之意宛然。康熙朝流人、翰林院编修杨瑄在《谪居柬友》一诗中写道:“同是天涯万里身,相依萍梗即为邻。闲骑蹇卫频来往,小擘霜螯忌主宾。明月满庭凉似水,绿莎三径软于茵。生涯多难情愈好,未觉人间古道沦。”〔24〕

这种慰藉并不仅限于流人之间,东北民风淳朴,百姓热情好客,吴振臣《宁古塔纪略》云“大率信义为重,路不拾遗,颇有古风”〔25〕。很多满族官员对汉人文士亦以礼相待,方孝标在《鹦哥关》诗前小序中感叹:“若朝士度此,关吏尚携壶浆,再坐而饷,呼‘哈方’①而不名。其如中原征求苛扰之弊则无,庶几‘讥而不征’之古风云。”〔26〕祁班孙“受此柴桑邻,欢携下屯约”(《迁所》十五首之二),方拱乾“猎骑饱筐果,村童馈钓鳞”(《宁古塔杂诗》),种种描摹极富生活气息。陈之遴《饮郊外》诗中“野人今渐狎,杯酌屡逢迎。塞酒兼甘酢,村庖半熟生”〔27〕,与当地父老日渐相熟、杯酒逢迎的场景颇有熙熙融融的田园之乐。在困顿的流放生涯中,这样的殷殷之情有如雪中送炭,同样是一种未曾沦亡的“人间古道”,在诗中描绘出桃源般的方外乐土。

三、山川迢遥:思念与自悔

张缙彦《塞外山论》中写道:“若夫恒山以北,医巫闾以东,越在荒服之外……余自辽水入宁塞,遥望长白山,绵亘千里,两江发源大而且近,今尚不列于岳镇,况过此千里、万里乎?”〔28〕作为清朝“龙兴之地”的盛京,依然被视为边远之“荒服”;更北

边的兀喇、卜魁、宁古塔等地,则又隔了千万里之遥。人不能归,所以远望,戍所与家乡之间的重重阻隔,令流人诗作带有一种独特的空间感,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大张力。对亲人的牵挂眷恋,对乡园的恋慕思怀,以及殷殷盼归的复杂心曲,也总在山川迢遥之间情思鼓荡。

流人诗作中,思乡诗占了极大的比重。戍所遥远,音书难寄,无处着落的思念之情犹如冰炭置肠。若有书信前来,又唯恐是噩耗相报。函可《秋思》便浸透了这种椎心泣血之痛:“……前月片纸来,摧胸裂肝肠。间井十无一,举家惨罹殃。叔弟尚伏枕,一命尚微茫。母死恐未葬,弟死谁盖藏。登山苦无梯,渡河苦无梁。山木何偃偃,河水何汤汤。安得高飞翼,驾我以翱翔。狂雨日下来,白昼黑淋浪。”〔29〕清兵南下后,在广东地区遭到了激烈的抵抗,遂大肆屠戮,函可的家乡博罗“十不存一”〔30〕。有摧心裂肝之痛,却无法逾越山川的阻隔,笔底悲愤无以言表。顺治八年(1651),函可居于沈阳城南普济寺,挥笔写下八首歌行,痛悼兄弟、姐妹、父母、故园、家国。其一云:

罪夫罪夫胡不死,百千捶楚余头趾。
乡国遥遥一万里,中有蔓棘及弧矢。
肉骨丧尽不得归,远磧苍茫大风起。
大风起兮沙闭天,谁非人子兮心怒然。
安得手扶白日兮,上照四塞之荒烟,下照
万丈之黄泉!〔31〕

长歌当哭,字字血泪,身世浮沉之惨,满门死难之恸,山河破碎之悲,于朔风冰雪中交融于笔底,正所谓“笔尖有鬼石流血,天地无情难永诀”(《辛卯寓普济寺作八歌》之八)。在科场、通海等案狱中被牵连的文人也同样身经骨肉分离之惨,祁班孙老母在堂,妻子正当盛年,兄长独自一人奔走支撑,“北堂多白发,欲问涩口唇。少妇处深闺,形影不出门。同生苦奔走,昨岁离梁陈。”(《迁所》十五首之六)吴兆骞在家信中写道:“试思吾家,戊戌之前,何等规模,一旦祸发,家破人离,如瓦解冰泮。”〔32〕《秋笈集》中“只应一片江南月,流照飘零塞北人”(《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》),“最怜酒半凭栏处,萧瑟江山只雁来”(《沙林同友人登完颜故台》),“旧业凋残归不得,望乡何处更登台”(《沈阳旅社赋示陈子长》)……映照万里的明月意象,南北传书的鸿雁意象,登高

①满语“官员”意,通常音译为“哈番”。

9 771001 619003



怀远的“望乡”意象,原本是思乡诗歌中常见的文化语符,思念家乡同时也传递着希望与寄托;而在流人诗歌中,它们所强调的是迢遥万里且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,格外令人悲怆断肠。

东北流放文人籍贯遍及各省,但长江以南特别是吴越地区尤多。仅以科场案为例,如孟森《心史丛刊》所言:“北闱所株累者多为南士,而南闱之荼毒又倍徙于北闱。”^[33]在这群江南士子眼中,南北殊异的风光节物总会成为乡情所萦并牵动昔时今日的心境际遇。塞上与江南,遣戍之苦和乡关之思,“白马秋风”的雄浑之美和“杏花春雨”的清绮之美,成为流人诗歌中迢遥相对的两极。吴兆骞《孙赤崖诗序》:“金河转徙,银碛羁孤,水千里而断肠,塞万重而绝脉。”^[34]“千里”“万重”的山川阻隔,使得故园风物格外令人怀思。方拱乾《茶香》诗,以一盏茗茶,生出江南一室梅香万千杨柳:

荒边老死不识梅,何处梅花香屋里? 氤氲细溯香所生,雨前茶煮冰溪水。

江南人梦江南花,但觉生香已是家。当年狼籍千林雪,此日依稀问露华。

风定茶清香不偶,寻香执色花何有? 君不见羁魂随物见乡园,关山笛里生杨柳。^[35]

方登峰在佳节团栾时慨叹“江南蓟北休回首,极目河山思惘然”(《壬寅元旦三首》之一);吴兆骞在漫天飞雪中吟诵“莺花何处好,万里梦吴台”(《寒食大雪》)。殊异的山川风物往往会激起更加深切的思乡之情,相似的风景有时也会引起无边怅惘。方拱乾《采菱歌》:“羁人家住大江水,见惯江南风景美。忽惊此地似江南,惆怅还疑是梦里。”^[36]祁班孙《同杨生沙岭泛舟至东都,芙蓉碧庐,交错交映,自朝至暝,莫测其源,盖已四十里不绝也,然尤忆耶溪镜水间矣》,诗题便足见对越中山水的眷恋。诗中“地虽乡国好,兴与异方殊”^[37],一语道破异域漂泊之人的隐微心曲。

如前文所言,“出”与“处”的选择和遣戍原因不同,并不会妨碍流人们在异乡一见如故,诗酒唱和。然而,面对漫长而艰苦的流放生活,流人们的心态往往有着微妙的不同。作为遗民,函可长吟“何必浮山归便好,病躯今已委寒岩”(《千山寄诸子》五首之四);冰天社诸人“到死空余故国心”(不二),“一觞聊取伴山薇”(焦冥)。作为直臣,疏劾吴三桂的郝浴“迩来三十载,一照憔悴臣”(《沈水》),以

憔悴江潭之屈子自喻;李呈祥“何须歌大隐,定不泣穷途”(《茅屋》六首之五),精神气象未尝少沮。但那些因科场案、文字狱贬逐而来的士子谪臣,往往表现出更复杂的面貌。他们曾经对新朝怀有期望,期待一展志意抱负,而在理想以如此惨痛的方式受挫时,难免会陷入深深的自悔之中。方拱乾《放雉》诗中以雉鸡自喻:“莫愁罾缴密,择地即深藏。九死知身贵,重生见日长。”^[38]陈之遴《冬日感兴》“不为浮名谁误我,异时春苑悔看花”^[39],恨“浮名”之误人。吴兆骞“皂帽惭非避世人”,“却悔平原轻赴洛”(《闰三月朔日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》),以管宁和陆机自比,愧管宁之隐,悔陆机之出。尽管如此,流人们从未放弃返回故乡的希望,陈之遴曾作《寄怀吴子汉槎》,挂念远戍极边的友人:

已渡重关更出边,江东才子独颠连。流年转眼人三十,故国伤心路八千。

拔帐怒风寒夜里,没阶飞雪季秋前。金鸡莫道无消息,只在天心一转圜。^[40]

毕竟绝塞与家园之间最大的阻隔并非山川,而是朝廷之政令;归还无望之时,惟有将希望寄托于“天心一转圜”。他们在诗中颂美清朝的文治武功,“一从辽水颂河清,百雉千秋定镐京”(方式济《盛京》);“共道广轮今一统,朔云十载罢传烽”(吴兆骞《广宁道中作》)。并表现出自己的悔愧之意,“回想承恩日,曾奉献寿秋。万端臣子愧,到此益悠悠”(方孝标《理裘》)。同时,他们也在绝域荒微承担起“逐臣”应尽之职责。吴兆骞投身宁古塔将军幕府,“羁戍自关军国计,敢将筋力怨长征”(《可汗河晓望》),“朔漠自来征战地,欲将书剑一论功”(《一蓝冈夜行》),宛然塞上建功情怀,颇有书生自任之意。陈梦雷受奉天府尹所托主持修订方志,修志之余还开馆授徒,讲经修礼。其《癸亥春日即事》诗中写道:“辽海春回襖被温,东风立雪满蓬门。诗书课业儒生事,牛马行藏圣主恩”,“陪京佳气自葱芊,比户销兵讲诵弦。避地敢同王烈隐,谈经应愧管宁贤”^[41]。并勉励学馆的弟子们“诸生能报国,差慰逐臣心”(《戒诸生》)。这其中有士人在逆境中的自我修持与担荷,在绝域荒微孜孜以求自我价值之实现,也未尝没有一博“天心转圜”的私心。但无论如何,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北,因为这些流人的到来而弦歌不绝,让冰天雪窖亦成为文章荟萃之地。



〔参考文献〕

- 〔1〕左懋泰:《剩和尚语录序》,函可:《千山剩和尚语录》卷首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子部第35册,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7年,第608页。
- 〔2〕班固:《汉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640页。
- 〔3〕〔6〕范文澜注:《文心雕龙注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8年,第694-695,632页。
- 〔4〕魏禧:《曾庭闻文集序》,魏禧:《魏叔子文集》卷八,北京:中华书局,2003年,第401页。
- 〔5〕〔27〕陈之遴:《浮云集》卷六,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197,济南:齐鲁书社,1997年,第631,626页。
- 〔7〕侯玄泓:《秋笏前集序》,吴兆骞:《秋笏集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352页。
- 〔8〕〔34〕吴兆骞:《孙赤崖诗序》,吴兆骞:《秋笏集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262,261页。
- 〔9〕函可:《冰天诗社序》,函可:《千山诗集》卷二十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39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55页。
- 〔10〕〔31〕函可:《千山诗集》卷五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39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52,49页。
- 〔11〕王源:《柳边纪略序》,《居业堂文集》卷十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41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205页。
- 〔12〕〔32〕吴兆骞:《秋笏集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273,285-286页。
- 〔13〕金兆燕:《耕烟先生传》,金毓黼等:《辽海丛书》,沈阳:辽沈书社,1985年,第1151页。
- 〔14〕戴亨:《耕烟草堂诗钞跋》,金毓黼等:《辽海丛书》,沈阳:辽沈书社,1985年,第1150页。
- 〔15〕函可:《千山诗集》卷十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39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16页。
- 〔16〕〔26〕方孝标:《钝斋诗选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编纂委员

会编: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263,262页。

〔17〕〔18〕函可:《千山诗集》卷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39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53页。

〔19〕函可:《元旦哭喇嘛二首》诗前小引,函可:《千山诗集》卷十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39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12页。

〔20〕方孝标:《先大夫诗后集后序一》,李兴盛主编:《何陋居集·外二十一种》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97年,第237页。

〔21〕〔22〕李呈祥:《东村集》,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203,济南:齐鲁书社,1997年,第607,610页。

〔23〕函可:《千山诗集》卷十五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39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30页。

〔24〕姜兆熊:《国朝松江诗钞》卷十五,嘉庆刊本。

〔25〕吴振臣:《宁古塔纪略》,知服斋丛书。

〔28〕张缙彦:《域外集》,李兴盛主编:《何陋居集·外二十一种》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97年,第308页。

〔29〕函可:《千山诗集》卷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39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28页。

〔30〕函可:《千山剩和尚语录》卷三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子部第35册,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7年,第653页。

〔33〕孟森:《心史丛刊》,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年,第49页。

〔35〕〔36〕〔38〕方拱乾:《何陋居集》,李兴盛主编:《何陋居集·外二十一种》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97年,第85,213,232页。

〔37〕祁班孙:《紫芝轩逸稿》,清刊本。

〔39〕〔40〕陈之遴:《浮云集》卷八,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197,济南:齐鲁书社,1997年,第636,644页。

〔41〕陈梦雷:《松鹤山房诗集》卷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415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624页。

〔责任编辑:薛 勤〕

9 771001 619003